



文化新观察

■方家骏

小剧场戏曲破壁： 要实验，不要路径依赖



2025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期间，一场“孵化成果汇演”别开生面：演出最后一个场景，年轻戏曲人以破壁之势，击穿覆盖舞台的巨幅薄膜，向观众绽放出坚定自信的笑颜。已然走过十年的小剧场展演活动以这个意味深长的仪式，把“破壁”使命托付给下一个十年。

2015年，以“戏曲·呼吸”为主题的上海小剧场戏曲节亮相，自成别调。创办初衷源于对戏曲传承发展以及当代转型的深度思考。主办方希望通过“小剧场”这一开放性较大的形式，构建低风险、高自由度的实验场，发现和培养一批具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的戏曲人，让戏曲在坚守本体美学的同时，向内深汲传统精华，向外呼出时代新意，开掘出面向未来的更多可能。经历了十年如一日之探索，时至今日，为什么“破壁”仍是业内高频出现的关键词，甚至被视为当下最需要付诸行动的实践？站在又一个十年的新起点，审视这一现象，我以为将戏曲实验置于中国戏剧整体振兴的语境中检视、考量，体现了追求微观探索和宏观战略有统一的一文化自觉。戏曲界主动提出“破壁”，并非应景的口号，而是经过反思后的路径选择——

经过十年磨砺，从外部环境看，小剧场戏曲的接受度、影响力大有改观。以最新一届展演为例：历时13天，上演七个剧目，平均上座率84%，45岁以下观众超七成。应该说，阶段性成效颇为亮眼，但现实问题依然存在。有学者指出目前小剧场戏曲存在“创作”与“市场”两个短板。此说直击痛点，且我以为“市场”短板的根源就在于“创作”。

“前十年，小剧场戏曲在厘清概念、校正方位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如果研究者这一说法能成立，那么，我们有必要将这种“回望”延伸至更远。最近，我再次看到了诞生于2000年的京剧小剧场“开山之作”《马前泼水》。基于当时的戏曲生态，这部剧在传统文本的再利用上确有重重突破。首先是打破了传统戏曲一以贯之的线性叙事，幕启便高调，开场即“泼水”——将结局提前宣之于众，随后进入闪回式叙事，这一方式具有一定的现代性。重点是剧中崔氏这一人物，不再是一味嫌贫爱富的悍妇，改编者为其提供了更为复杂的人性维度。甚至大胆删去传统文本中最为经典的《痴梦》一折，将她塑造成一个期待以“红袖添香”换取富贵锦绣的女子，其悲剧在于对丈夫功名的极度依

赖和彻底失望。在这一点上，大大争取到当代观众的共情。现在来看，26年前的这场实验颇为谨慎，没有刻意去冲击行业恪守的“移步不换形”，即便如此，其开创性已经十分显然。它为戏曲的当代转型提供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实验点：一是结构松绑，二是价值再审。

一部成功的作品带来的首先是观念革新，这一点毋庸置疑。许多时候，行业的眼界豁然开朗，就在于一



京剧《马前泼水》演出剧照

部有观念的作品浮出水面。然而，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潜藏着方法论被固化的风险。成熟经验被竞相效仿，艺术界常有，并非坏事，但长期依赖成熟路径，很可能造成技术锁定，导致创新力丧失。回顾中国小剧场戏曲来时路，我可以举出大量例子来证实这一现象确乎存在。至少前5年，小剧场戏曲的视野甚是有限，王宝钏、敦煌英、潘金莲等老戏人物换着法子登场，且层出不穷，其底层逻辑是“经典重构”。创作者为自我证明，简单地把“反转逻辑”视为创新法宝，觉得传统戏这么说，那我逆着来，就是戏曲的“现代性”。由于缺乏深刻的人性剖析和价值判断，又大多将主题归置在“女性觉醒”“善恶因果”的通用模板上，使得不少“重构”作品显得牵强附会、不合逻辑。有些作品好比将一个机器人拆解了，又丢失了核心部件，拼装起来，终究不能成活。对此，观众兴味索然，业界也颇有微词，小剧场戏曲从“先锋实验田”异化为“老戏改良工厂”。其中是否有既有经验或技术标准的“绑架”？我看有。“实验窄化”客观上让行业面临信任和信心危机。

之后一个时期，戏曲实验纷纷转向外国经典戏剧、文学的本土化改造。最新一届展演中，由外国经典改编的戏曲作品扎堆亮相，看似换了赛道，实则并没有脱离惯性思维，仍取法于既有经验，仍是老题材新编的“现成饭”。创作者无须调动大精力去构筑戏剧逻辑，借助观众对原故事的已知程度，只消做一做地域转换、文

化翻译的“微整形”，便可营造出“既熟悉又陌生”的戏剧情景。创作者在不必承担技术风险、题材质疑的情况下，交出一份实验答卷。相比传统老戏的再利用，改编外国经典具有天然的话题性，更容易被认定为“创新成果”。

我曾在许多场合表示：改编外国经典，蕴含着借鉴、转换、兼容等多种实验要素，在原创力不足的情况下，不失为拓展边界、淬炼能力的可行之路。然而，现实提醒我们，这场实验还有许多地方并没有看清楚、想明白——

戏曲作为中国专有的艺术形式，改编外国经典面临着一系列结构性矛盾。戏曲的程式、声腔、行当不是空壳，是与文化心理、审美基因深度绑定的系统性符号，当这些符号触碰到异域事件、西方人物时，一定存在适配性问题。有些兼容得比较好，淡化了转换痕迹，例如脱胎于契诃夫小说的京剧《小吏之死》、改编自莫里哀同名喜剧的京剧《吝啬鬼》、以东方丑戏之形，承接西方讽刺之核，在举重若轻的喜剧姿态下完成了跨文化嫁接，两者先天的适配度堪称“神遇”；有些则做得勉强，改编者没有意识到，戏曲携带的传统意涵与西方文本呈现的文化底色可能存在难以弥合的冲突。比如将莎士比亚的《奥赛罗》移植到“五胡十六国”——这一时期，北方族群纷纷进入中原建立政权，打破了原有的民族格局，让“夷夏同源”成为历史叙事。当时的氛围，政治身份高于种族出身，文化认同超越民族对立。改编后，故事所依附的历史背景，让原来的戏剧机制发生了动摇。剧中主人公作为“异类”的敏感自卑、性格养成乃至杀妻缘由，都不能与原作提供的戏剧逻辑形成对应关系。由于历史情境对戏剧核心的托举不直接、不坚挺，缺少完整心理结

构的支撑，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勉强，以至最终无法形成因果闭环。观众一般看看，也许不予深究，但我以为戏剧这棵树不能长在历史虚无主义的土壤中，这是一个基本态度。而我们对待这些关键点，有时显得轻率。在我看来，不少外国经典的核心情节，放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不能成立。改编不能全程都在高概念下做自圆其说、填坑补洞的事。

在这场“化西为中”的改编实验中，我们看到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叙事结构的简化；在“形式、内容”二分法支配下，又往往偏向形式优先。至于原作思想深度的折损、深刻命题被稀释的问题，常常不在改编者考虑范围内。这就带出一个问题，我们做这一类戏，究竟是为了让中国观众更好地了解外国经典的内涵，还是为了让外国观众看到中国戏曲是个“瓶”，什么都能装？这恐怕是两种定位，关系到两种不同的创作方法。事实上，改编者并没有让观众看清他们的选择。客观地说，戏曲在“现代性”话语下，身份焦虑是很明显的，改编外国戏剧多少有借西方经典权威为戏曲现代化背书的意味，背后隐藏着一个未经审视的预设——“现代性”的模板在西方。这个预设忽略了戏曲自身就有丰富的现代性资源，可以在自身脉络中生长出现代性。而过分聚焦外国经典改编，某种程度上会挤占从中国经验出发的探索空间。

小剧场戏曲实验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艺术沙盒”，为戏曲当代转型提供了传统大剧场无法替代的试错空间。但要认清一个现实：当实验沦为套路，创新则难以打动人心。当下的戏曲实验假如不摆脱路径依赖、不聚焦内容创意、不挑战主题，将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破壁”。

打破观演关系，《居室》重构共鸣可能

轩然

作为一名素来“恐鸟”的人，在观看环境舞蹈剧场《居室》时，面对凌空飞翔的飞鸟，我的恐惧竟悄然转为一种信任。当飞鸟向我飞来的瞬间，我从日常熟悉的环境，跃入了另一种可能与想象。

第41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参演剧目《居室》以常年漂泊在外的青年舞者、演奏家自身为灵感素材，采用环境舞蹈剧场的形式，让观众在舞者的引领下，共同探讨城市化背景下“家”在生命叙事中的不同意义。

《居室》大胆打破了传统的观演关系。观众全程不落座，且有两条观演动线。我所在的路线，起点从剧场大堂的玻璃外墙开始。观众在建筑内，透过玻璃外墙看建筑外的舞者从路人的穿梭中显现。随后，跟随舞者逐步进入剧场，看着舞者一步步呈现一个外来者的漂泊之路。表演空间是不固定的，剧场大堂、观众席、过道、侧台，乃至“游神”段落延伸至室外广场，与远处的街

景和近处的喷泉自然相融。观演视角也是不固定的，观众可以自主选择观看角度，但每次站立都是暂时的。随着舞者的步伐变换、多个不同表演区域的并置，观众的视角总在游移、切换。和传统演出中观众与表演者处在相对分隔的固定空间不同，在这里，每一位观众都与舞者发生着自由交互，每一位观众都可能成为表演的一部分。观者会随时变成被观看者，表演与观演的边界不存在了。

在相对自由的空间关系中，我和舞者建立起一种开放的交流状态。舞者用自己的身体、手边的物品、粤语和夹杂的普通话，把我们带去他们生活的场景——一个南方城市，甚至带我们去他们记忆中的童年和他们想象中的世界。

舞者在表演中，把一只手变成了工程挖掘机；在舞者的攀爬下，观众席成了倾斜向上的山坡，两侧楼梯宛如狭窄的山路。舞者在山坡中拉起缆绳，把四只薄底鞋从山坡上牵引而下，代表着入城旅途的正式启动。剧场里熟悉的一切，都在舞者与演奏者的律动下发生转变。我们可能不太能听懂粤语，甚至一些场景未发生在眼前，但三位舞者始终保持着我们自己的行为逻辑，悄悄建构着我们周围的世界。身处其中的我们会产生某种幻觉，明明眼前的一切都来自现实，可就在舞者的摆弄下，渐渐脱离我们所熟知的现实逻辑，产生了进入奇幻世

界的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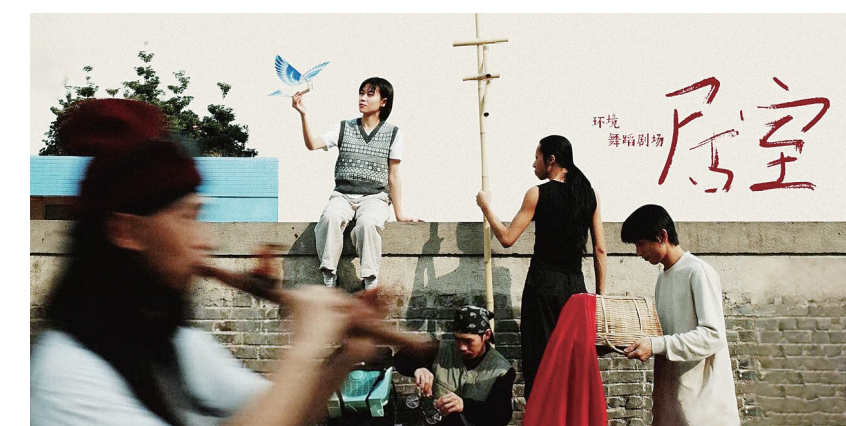
环境舞蹈剧场让观众走入了另一方天地。这里并未与我们日常生活脱离开，又不完全受我们的掌控。我们进入这方天地，与它产生触碰的意义是什么呢？就像本文开头描述的，当我与飞鸟产生对视之时，便会开启一种新的可能和想象。可以说，该剧的创作理念契合社会学家罗萨的共鸣理论。罗萨形容当下科学、技术、经济的快速发展会让人产生一种对世界的掌控感，这种掌控感划清了内在的安全领地，亦促成了内卷式的倦怠。人们在自主掌控的世界中不停奔跑，实际沉沦在围墙之内。我们常自以为处在可掌控的世界内，实际与以为始终处在“半被动、半主动”的关系之中。相反，放下对掌控感的执念，去接受新的、未知的陌生世界，便会产生新的互动与共鸣。

《居室》在一个我们熟悉的剧场空间里，通过舞蹈、音乐、物品间的重构，通过打破观演关系，为每一位观众建立起既被动又主动的可行空间。我们有了与舞者、音乐演奏者和不同道具间的交互。当舞者把一个篮球踢向我们；当演奏者把一个纸盒送到我们的手上……我们都在舞者的牵引下自然回应，在欢快中生出触动，进而形成共鸣。

《居室》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在于剧场内外勾勒出一方奇幻之境，更在其间不断构建观者与表演者之间

的互动与回响。我们不再只是以旁观者、评判者的身份置身故事之外，而是以同行者的视角，与剧中角色共同经历一段叙事、一场回忆。这让我们的自我意识在故事中得以显现，被其他同行者看见，并在身体与情感的相互回应中，与现场的陌生人产生共鸣。就像罗萨所言，共鸣意味着一种自我转化。我们不再局限于原本受掌控的自我领地，而是在更广阔的联结里生长出新的生命力。

标题中的“居室”，代表着一种城市化进程的缩影。无数拥有不同经历的个体涌入城市的陌生空间，寻找自我的意义。几位青年创作者用一种偶遇的方式，与大家共享他们眼中的世界，何其美妙。作品在结束“游神”的欢乐回忆



《居室》海报



在场

丙午新春，浦江之畔，一场以光影为笔、夜空为幕的视觉诗篇，在浦东美术馆2700平方米大的东侧立面上演。由滕俊杰担纲总策划和导演的“闪耀在浦美——马年迎春光影盛典”，成为“今年春节沪上最大单面墙体呈现、放映场次最多的光影秀”。

整场光影秀以两匹神采俊逸的飞马作为贯穿始终的叙事主线。开篇部分，爵士风格的海派音乐中，墙上充满当代艺术特征的“泼洒”汇聚出骏马和数字2026组成的光影秀logo，点明主题。航拍镜头掠过浦东高楼林立的壮阔天际线，两匹骏马伴随着二胡演奏家马晓辉悠扬的《赛马》琴声，分别从云端和黄浦江水面中奔腾而出，洒下鲜花与祝福，拉开这场视觉盛宴的序幕。骏马踏水而来，昂首嘶鸣，既是新春“马到成功”的祥瑞意象，也是这座城市“奋力一跃”的精神写照。

整场光影秀以飞马行踪为线性意象，开启了篇章。骏马从黄浦江面腾空而起，驰骋于流光溢彩的浦东大道，和新能源汽车、磁悬浮列车、商飞C919、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上海新一轮科技成果共同向前奔涌，将硬核科技转化为流动诗意，为工业符号赋予奔腾的生命力。骏马继而扶摇直上，飞向浩瀚太空，为宇航员送出“马到成功”的新春祝福。从大地到苍穹，从物理空间到数字疆域，光影在此挥洒了对上海城市建设的深情礼赞，也隐喻了这座城市在时代浪潮中既脚踏实地、又仰望星空的精神气质。

宇宙翱翔后，骏马返回浦东美术馆，带领观众感受穿越时空的艺术巡礼。二楼“非常毕加索”呈现现代艺术大师毕加索不同阶段的经典作品；三楼和四楼“图案的奇迹——卢浮宫馆藏精品展”则选取了16世纪至19世纪的代表性艺术精品，有骏马穿梭其间。最终，光影汇聚于哥伦比亚艺术家卡罗莱娜·凯塞多的装置作品“鲸鱼的致敬”上，在浩瀚海洋意象中完成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意咏叹。至此，浦东美术馆不仅是一座物理空间的展陈容器，更成为连接古今、融汇东西的“文明会客厅”。

滕俊杰导演曾表示：“云在天上作画，风在水上作画，现代光影则在城市夜空作画。”甲骨文中的象形初生的“马”字、神笔马良挥毫而出的骏马、二胡曲《赛马》的激昂旋律、两匹带着观众一路领略不同风景的骏马，都体现出本次光影盛典的传统年特色。源远流长的生肖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又与现代科技、西方艺术交相辉映，从一个侧面让人们感受到不同文化脉络，体验到上海这座城市文化的包容与丰富。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光影秀本身也是一次关于艺术边界的当代探索。滕俊杰导演的创作实践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思路，即将整座城市化为剧场，“演绎出对这座城市的一种爱、一种关注、一种持续不断的付出”。这种创新表达，也为年俗文化注入了时代气息。传统的剪纸、窗花、皮影、刺绣作为非遗项目，今天依然在生活中装点着人们的新年庆典。而新科技的光影秀，则以“光雕光刻”“光绘光影”的崭新样式，将传统文化底蕴与这座城市的时代脉动巧妙勾连，融入年俗文化的当代书写。

“闪耀在浦美”是“来浦东过大年”新春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浦东新区统筹多方资源、打造“影视+”消费新场景，丰富文化表达形式、增加文化选择的创新实践。新年以来，浦东各大场馆纷纷展出镇馆之宝，各种重磅演出不断推出。浦东美术馆以满馆满展叠加多场超大型光影秀的形式，让观众“可以多停留一会儿、多获得一点”。这种高品质文化供给，有效激活了夜间经济，带动了周边商圈、酒店、餐饮联动消费，实现了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向赋能。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当骏马跃上美术馆的墙，光影礼赞城市

刘春

特约刊登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